# 的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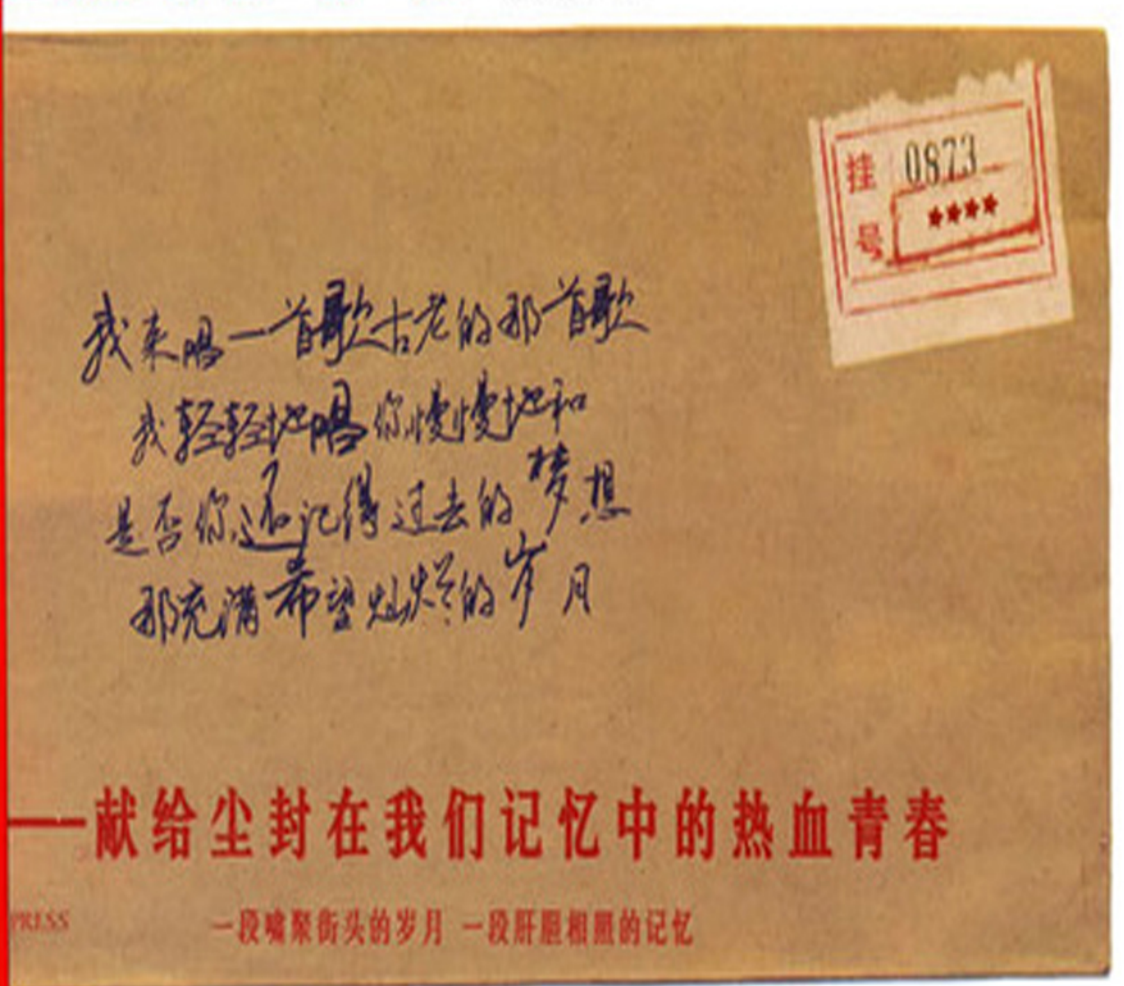
金满 著

被誉为中国版《美国往事》的史诗级怀旧经典

唤醒我们心底埋藏已久的兄弟情结

所有男人不应错过的一本书

引千万网友强烈共鸣，欷歔相传的八〇年代血性怀旧力作
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 CIP ）数据

闪亮的日子／　金满著．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9.1

ISBN 978-7-80225-579-1

Ⅰ．闪…　Ⅱ．金…　Ⅲ．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　Ⅳ．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73074号

闪亮的日子

金满　著

责任编辑：　许　彬

封面设计：　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：　新星出版社

出　版　人：　谢　刚

社　址：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　100005

网　址：　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　话：　010-65270477

传　真：　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　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　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　100005

印　刷：　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

开　本：　700×1000 1/16

印　张：　20.75

字　数：　310千字

版　次：　2009 年 1 月第一版　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　号：　ISBN 978-7-80225-579-1

定　价：　28.00 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，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内 容 简 介

被誉为中国版《美国往事》的史诗级怀旧经典，唤醒我们心底埋藏已久的兄弟情结，2009年所有男人不应错过的一本书！献给尘封在我们记忆中的热血青春！引千万网友强烈共鸣、唏嘘相传的80年代血性怀旧力作！上世纪80年代，对于一个年轻人，有两种选择。一是安稳地遵守着主流秩序，另一个是脱离主流秩序参与那秩序的惨烈更迭。于是。在每一座城市，都在上演着雪白风冷、喋血街头的惨烈故事。在一座南方小城一起长大的冷军、骆子建、张杰三人，便是因被人欺负，以暴制暴，走上好勇斗狠的混混生涯。血性让三人脱离了主流秩序，凭身手和胆略在道上迅速崛起。结识了同样有血性的萧南。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尊重和地位。当然，他们善良、重情义的本性让他们不自禁地帮助很多的弱者。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，在那个混沌的年代，得以再次上演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冷军、骆子建、张杰三人在一座南方小城一起长大，走上好勇斗狠的混混生涯，凭身手和胆略在道上迅速崛起。其问不意与同样冷峻的萧南结仇，萧南枪击走上正途的骆子建。萧南逃亡期间冷军、骆子建因杀人远走邵阳和哈尔滨，出于正义与当地黑道火并。骆子建为父送终自投罗网，冷军自首营救。几年后冷军出狱为义气再度伤人，遭张杰出卖，而同时冷军的爱人被仇人打死。冷、骆二人再次走上复仇之路，遭遇了同样回来复仇的萧南，惺惺相惜。张杰带着忏悔回归兄弟之间，四人共同走上四面楚歌的不归之路……

# 作者简介

金满：本名周斌，1975年出生，江西上饶人。在混乱与忧虑中读完小学和中学，此后游荡于各座城市。2007年开始写作，至今出版长篇小说《闪亮的日子》《远征》和文化随笔《我的唐宋兄弟》。

# 序　血性被毒杀在文明世界

## [ 壹 ]

我们已经久违了血性。

街市安详，秩序井然，这是件幸福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安享事业和家庭、物质与情感，美满也好，不满也罢，顶多几句牢骚而已，不会有身家性命之忧。

但凡事都有两面。血性的丧失，必然也有遗憾。比如，少了暴力美学的审美体验。缺了血性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爽快没了，改成了对骂，用话语侮辱对方的长辈；缺了血性，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少了，甚至连 110 都懒得帮着打；缺了血性，大家都没地方展现男人味，连怕老婆也都成了优点……

但这些无伤大雅。如果没有丢失了内心深处对不公规则的反抗，这些都算不了什么——遵守公平、公正的社会秩序，即使对有血性的男人来说，也是一种美德。

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，社会的发展规则是公平、公正的，那冷军、骆子建、萧南就是这样的一种有血性、有美德的好男人，而不会成为游离法外的“以武乱禁者 ”。

当然，那样就不会有《闪亮的日子》这样一本充满血性的书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# [ 贰 ]

秩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东西。社会发展史上历来存在两种秩序，一种秩序是显性的，是公开的，是主流的——是“文明社会”催生的法制规则。还有一种秩序，是隐性的，是非公开的，或者说是局部的“潜规则”，但它更趋原始、更趋于自然——是弱肉强食的“生存法则”。这种秩序，被很多人称之为黑社会。笼统，却有一定的道理。

这两种规则看似矛盾，却有着奇妙的联系，尤其是在时代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。本来游离于主流秩序之外的流氓混混，趁着主流秩序的脆弱，通过弱肉强食的原始规则壮大起来，然后一个狡猾的转身，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，成了文明规则的制定者。当然，更多主流秩序之外的人，则在这个变迁的时代，经历了惨烈的淘汰，销声匿迹。

上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。对于一个年轻人，有两种选择，一是安稳地遵守着主流秩序，另一个是脱离主流秩序参与那秩序的惨烈更迭。于是，在每一座城市，都在上演着雪白风冷、喋血街头的惨烈故事。在一座南方小城一起长大的冷军、骆子建、张杰三人，便是因被人欺负，以暴制暴，走上好勇斗狠的混混生涯。

## [ 叁 ]

血性让三人脱离了主流秩序，凭身手和胆略在道上迅速崛起，结识了同样有血性的萧南。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尊重和地位。当然，他们善良、重情义的本性让他们不自禁地帮助很多的弱者。除暴安良的侠

义行为，在那个混沌的年代，得以再次上演。

但对于冷军和骆子建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他们因血性而游离主流秩序之外，是率性而盲目的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。而张杰是有目的的，他要成为新的秩序的制定者。因而三兄弟后来的分裂就成了必然。

《闪亮的日子》最闪光的地方，就是冷军、骆子建以及萧南的率性。这是一种罕见而闪亮的东西。它因血性而发，却不因功利而灭。它不计后果，只为一个简单的原则，这个原则，是最原始的人性，包括善良、正直、重诺，包括兄弟情、爱情、亲情……这些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。

他们是道德上的巨人，却成为法制和同类破坏者的公敌。他们打架、杀人、抢劫，破坏了主流秩序，而又没有和其他混混一起重新融入主流秩序——尽管他们有这样的机会。

注定，他们只能永远地游离，只能是个悲剧。甚至，他们只能是个棋子，被人利用，成为一个巨大棋局上的牺牲者。

“乃知豪客为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。”他们的朋友，高干子弟欧阳丹青如是说。

## [ 肆 ]

正义 + 血性 = 侠。

有网友评论，如果冷军生在战国时代，就是一个荆轲；如果他生在宋代，就是一个武松；如果生在抗战时期，就是一个李云龙……但他生长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就只能是冷军。

“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阨困。既已存亡生死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

有足多者焉 。” 司马迁如此评价“游侠 ”。

侠义气概让人尊敬。因为这种精神惩恶扬善，在局部维护着世间的道德体系。但，侠客终究只是个体，他们太原始，仅以武力改变世界；他们太不稳定，成不了规则，不能维护整个世界。而且，侠与匪在行为上经常是如出一辙，以武力取胜。谁是侠，谁是匪，凡人哪里分得清。

此时，我们宁愿相信法制。因为法制从来都比侠客能庇护更多的人，即使它经常并不完善，即使它偶尔并不公正。只有法制被少数人操纵，濒临崩溃的时候，我们才需要侠客。

不相信侠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丢弃了侠义气概。心怀正义，却缩手缩脚，患得患失。有法制，有文明，血性索性收起来，我们最终沦为正义的懦夫。

但是，我们不能忘了，法制也有它的命门。

一方面，虽然法制是平等的，但它是一个过于“精密”的武器，有些人善于利用，善于规避，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能力使用这个武器保护自己。而另一面，法制的底线，远在道德底线之下。因此，很多无耻的人，大摇大摆地活着。法制能约束的仅是行为的底线，而不是道德的底线。它可以惩罚犯法之人，却不能惩罚丧德之人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担心，法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，它越完善，人们越降低道德要求，人性沦落至法律底线的边界。

我们都不希望，会有这样的一天——人们无耻，却都不犯法。世间无侠，更不见君子。所以，对于血性的扬弃，我们仍然心存困惑。

时敬国

2008年11月

生命中，总有一个年代，承载着我们的青春。与此时阳光下安详而多彩的街市不同，那个年代是灰色的。灰色的街头是青春的舞台，洒落着暗红的斑驳。

我无法忘记他和他身边的朋友。他们啸聚街头，和我的身份迥异，却曾视为兄弟。

那个灰色的年代定格了他们的命运，他们用血性对抗暴力，用鲜血涂抹青春。

有人说他们是流氓混混，有人说他们是黑社会，有人说他们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，有人说——其实他们都是好孩子。

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他们，对我而言，他们身上那些闪亮的东西，照亮过那个欲望在混沌中疯狂释放的年代，也在二十年的时间里，照亮了我的心灵。

他们最终改变了一些事情，但他们无法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中慢慢老去。我多么希望，他们能和我一起，分享这阳光下闪亮的日子。

我相信，你也会和我一样，会想起他们，会想起曾经野性赤诚的血色青春。

——欧阳丹青

# 1

冷军骑辆二八永久自行车从街头呼啸而过，前杠上坐着骆子建，后座带着张杰。三人刚从学校翻墙出来，他们已经连着一个星期早退，赶到七中门口等钟饶红放学。

隔了几十米冷军就看见赵德民一伙人或站或蹲地聚集在石桥头。赵德民披一件军呢大衣，的确良衬衫白得刺眼，肥大的公安蓝警裤被一根牛皮带扎紧，三节头皮鞋锃光瓦亮。当时这样的穿着是非常时髦且牛 B 的。赵德民本就长得白净挺拔，立在桥头显得异常英俊。过路的姑娘都飞快地瞟他一眼，赵德民对这样的效果很满意。

冷军骑得太快，已经来不及躲避。他都能想像现在捏下车闸，刹车皮和钢圈会摩擦出多么尖厉的声音。冷军低头狠踏几脚，希望赵德民一伙人没注意到他们的经过。

一根晾衣竹竿插进飞转的车轮里，自行车上三人摔了出去。冷军没来得及将掖在肥大军裤里的三八刺拔出来，就已被扑上来的几个大个拧住双手拖到桥洞下，被拖下来的还有骆子建和张杰。冷军三人还在读中学，相比赵德民这些二十多岁的成人来说，他们都还是些半大孩子。

三个少年拧巴着脑袋看人。赵德民笑笑，突然几个耳光抽在他们脸上，赵德民很不喜欢冷军瞪着他的目光，这个瘦弱少年的眼中透着冷漠和杀气。

“你和钟饶红好？”满脸青春痘的赖蛤蟆咬着烟屁股，贴着冷军的脸问，一张嘴满口黄牙。

冷军被他嘴里喷出的臭气熏得一阵干呕。赵德民早就派人传话给他，说他兄弟赖蛤蟆看上了钟饶红，让冷军识点儿相。

“我跟你娘好！”冷军一阵挣扎，没能挣脱。

赵德民靠在桥墩上，叼着烟，冷笑着斜瞅着赖蛤蟆。

赖蛤蟆脸一红，冲着冷军的脸连挥几拳，不能躲避的冷军顿时鼻血长流，眼眶乌黑。

“操你娘！你牛 B 我们单挑 !” 冷军像只被丢上岸的生猛海鲜，扭动弹跳着，试图挣开几双扭着他的粗壮胳膊。

“你妈的，我让你嘴硬 !” 赖蛤蟆作势找地上的砖头。

“当啷 !” 一把雪亮的西瓜刀甩到面前，赖蛤蟆抬头望去，赵德民斜着眼看着他。

“你妈的！不会是让我捅了这生蛋子吧？” 赖蛤蟆心里骂一句，强忍着不让手抖，拾起了一尺半长的西瓜刀。

赖蛤蟆手提西瓜刀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如果今天他怂了，以后在圈子里更是抬不起头来。“按住他的脚！老子挑了他脚筋 !” 赖蛤蟆心一横。

几个大个一使劲儿，把冷军按在地上。冰冷的水泥贴着脸，冷军心想完了，今天要栽这儿了，以后要当残疾人了。

“你服不服？” 赵德民在冷军面前蹲下。

“我服你妈！今天要不把我弄死在这儿，让我留一口气，以后我弄死你们 !” 冷军脖子上鼓起青筋。

赵德民坚硬的三节头皮鞋蹬在冷军肚子上，三节头号称铁鞋，踢人很上路。冷军闷哼一声蜷起了身子，赖蛤蟆按住冷军脚脖子就要往下砍。赵德民一把握住刀柄，示意放开冷军。

“要不要跟我？” 赵德民问。

“我从不喊人老大 。” 冷军摸一把脸上的血，神情还是那么冷漠。

赵德民突然有点儿欣赏这个嘴圈刚长绒毛的半大小孩，他觉得这小子很像五年前的他，像是一条行走在冰天雪地里，饥肠辘辘的孤狼。赵德民如果知道冷军以后会成为本市令人胆寒的老大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放过他。

赵德民拍拍冷军的肩膀，往冷军上兜里插进几张钱，点根烟，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着身子走出桥洞。

“谁以后欺负你，报我名字 。”赵德民站在桥头对冷军说。

冷军用河水冲掉嵌进手臂伤口里的沙子，洗干净脸上的血，回头看张杰和骆子建耷拉着头靠在桥墩上。

“来根烟 。”冷军对俩人说。

冷军和张杰坐在河边抽烟，骆子建不会抽烟，去桥上把驳断了几根车条的自行车扛了下来。

“军哥你说，要怎么报仇 !”骆子建用腿夹住前钢圈双手去正自行车龙头。

冷军看着河对面的荒草枯树没有说话。

“我们找谭斌帮忙 。”张杰说。

1983年严打，很多红极一时的大哥都被游街公审，最后被一颗子弹扑落黄沙。安静了两年后赵德民和谭斌、谭武俩兄弟崛起，成为了本市的两股对立势力。冷军见过谭斌一次，一个五短三粗满脸横肉的黑糙汉子，圆口布鞋的鞋底钉两块厚厚的轮胎皮，穿公安蓝警裤，勒一条足有四指宽的牛皮带，皮带前的铜扣大得吓人，上身敞一件泛着黑光的衣服，说不清是绸还是皮的料子，要再给他斜挎上一把驳壳枪，活脱脱的一个南霸天。冷军有些讨厌这个人，相比而言，他对阴鸷帅气的赵德民倒有些好感。

“找人干什么？要打也自己上 !”冷军斜一眼张杰。

“子建，这几天你去找几把刀来 。”冷军想起裤子里的军刺被赖蛤蟆搜走了。

钟饶红看见马路对面的冷军三人，侧头对身边的女伴说：“我有点儿事，你们先走 。”

女伴望着马路对面的冷军说：“就是他吧，挺帅的啊 。”

钟饶红跑过马路，冷军双手插在裤兜里，靠在树干上阴着脸。

“打架了？”钟饶红看见冷军脸上的淤青。

张杰刚张嘴，一句话还没说就被冷军瞪了回去。张杰讪讪地转过头去，看学校门口出来的女生。骆子建蹲在马路牙子上看一群蚂蚁拖苍蝇。

冷军插着兜往前走，张杰和骆子建一左一右地跟着，钟饶红拉开他们几米走在后面。大街上自行车铺天盖地，人们穿着藏蓝色或灰色的衣服汇成人流，你分不出他们，也分不出自己。血红的夕阳照着这座城市，拉长了几条年轻的身影。

一些故事正在结束，一些故事正在开始，一些人正在老去，而另一些人，热血在年轻的身体里奔涌，他们正在长大。

街上的饭馆很少，偶尔有几家也是国营的，没有粮票还不卖饭给你。冷军领着他们进到一家小店里坐下，要了馄饨和煎饺。小店油腻肮脏，几个人还是吃得很香，额头沁出了细小的汗珠。从小店出来，几个人跟着冷军漫无目的地游荡到河边，在河堤上坐下。

“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了。”河水折射灯火，映照着钟饶红好看的脸，“他们问我你家的情况。”

冷军将一块石头用力地掷向宽阔的河面，没有说话，张杰和骆子建在不远处嬉闹扭打。夹钱包骆子建只能帮张杰放风，可要是比打架摔跤，骆子建一只手就能把张杰摔个狗啃屎。骆子建的爷爷据说是一个还俗的和尚，有一身武艺，可没人见过这个和蔼清癯的老人和谁动过手。骆子建懂事起就被爷爷逼着压腿站桩，在被领着找一个老和尚相过面后，他爷爷就不怎么教他功夫了。老和尚说骆子建是“命犯天煞孤星”，长大以后不是个善茬儿。

“赖蛤蟆是不是还缠着你？”冷军问。

“我和他说过很多次了，说你是我男朋友，可他还老跑学校来找我。”钟饶红说。

冷军使劲儿喷出一口烟，清冷的单眼皮里掠过寒光。

那天晚上冷军头一次搂了钟饶红，那是他第一次如此近地接触一个异性。钟饶红靠在他肩上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发丝摩擦着冷军的耳

垂和瘦削的脸颊，冷军听见自己的心突突地跳，手心里都是汗。

看着钟饶红踮着脚走进了黑洞洞的老屋，冷军几个人转身沿着有昏黄路灯的老街往回走。风吹打着电线杆上松动的锌皮灯罩，咣当咣当的声音在老街的黑夜里传出很远。

“我不想念书了。”冷军说。

“你不念我也不念了。念书有个毬用！我就不是那块料。”张杰接在冷军后头说。

冷军看一眼骆子建。骆子建和他们俩不一样，骆子建虽然也和他们一起逃学旷课，可每次考试他都能考高分。老师讨厌甚至有点儿恨冷军和张杰，他们喜欢骆子建，他们觉得骆子建是被冷军和张杰带坏的。

“我无所谓。”骆子建双手插兜，面无表情。

骆子建是外地转学来的，几个高年级的曾在路上堵他翻兜，结果几个人被一个瘦弱少年揍得鼻青脸肿。第二天被揍的学生纠集了七八个社会上的在学校门口堵住他，被打得满头是血的骆子建没有一句讨饶。冷军和张杰正好路过，冷军摸出明晃晃的军刺，上去顶在领头青年的脖子上。从那以后，骆子建和冷军、张杰就走到了一起。

三个人敲开老张家的门，取回修好的自行车往学校骑去。冷军顺手带走了工具箱里的一根锯条。三人绕过学校传达室翻墙进去，穿过操场，站在主席台旗杆下边。

冷军和骆子建轮流用锯条锯旗杆，张杰在边上闲着无聊把红旗降下来擦皮鞋，擦完了自己的就去擦冷军和骆子建的白边军用布鞋。

冷军一脚踹在张杰屁股上，低沉地笑骂一句：“滚！”

张杰掏出锋利的单面刀片开始在红旗上绞来绞去。张杰也许会忘记带书包，但他身上永远会带着刀片，是十分有敬业精神的小贼，也是冷军和骆子建的取款机。张杰经常在冷军和骆子建面前吹嘘，说他在本市的割包水平绝对进了前三名，还说要教他俩这门手艺。冷军骆子建非常不屑这种小蟊贼伎俩，顶多张杰偷包的时候，他们帮着把风

传手。万一有那不长眼的死揪着失手的张杰不放，两人上去一通吓唬，把钱还给对方了事。再有脑袋不转筋的，要扭张杰去派出所，冷军一把军刺顶上对方屁股，凶悍的一面暴露无遗。在冷军暴戾的眼神下，张杰的蟊贼事业一帆风顺，至今没在派出所留下过案底。

张杰胡乱绞手中的红旗，绞了几下展开来看，突然嘿嘿一乐，来了灵感。第二天全校师生有幸见识了短裤衩形状的红旗，在晨风中舒展漫卷。几个老师过去想把裤衩红旗降下来，刚扯到一半，十几米高的旗杆嘎吱一声轰然倒地。旗杆底部已经被锯去一大半。

没几天冷军三人就被带进校长办公室，张杰在外面已经吹嘘了他伟大的行为艺术。

“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”老校长啐着茶叶梗问。冷军抖着腿望向门外，外面一圈老师在指指点点。

“同学，你们这是反党、反革命的行为你们知道吗？要放在‘四人帮’年代你们是要坐牢的！”看见张杰小脸变得煞白，校长满意地端起大保温杯，沿着杯沿哧溜溜吸一口滚烫的茶水。

“你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”校长问。

“校长，那些年你当过红卫兵吗？”冷军笑着问。

校长狐疑地瞟冷军一眼，说：“我不但当过，还是红卫队队长，像你这样不老实的，我还整死过几个！”

冷军叹口气道：“我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你他妈开除我吧！”

冷军被开除了，骆子建和张杰因为拒不认错也被开除了。冷军把黄帆布书包的书全倒进了粪坑，他本来是想连书包一起丢进去的，想想还是留下了书包。回家后冷军被粗壮的工人老子一脚踩翻，牛皮带在后背一顿猛抽，抽出一片血肉模糊，冷军没吭一声；张杰的父母离异是跟着奶奶过的，瘪着嘴的奶奶也只有由他去了；骆子建的父母是两个怯弱本分的工人，见街上有人吵架都要拐个大弯走。冷军后来一直不明白这样的两个人，怎么能制造出骆子建这样凶狠勇猛的品种。骆子建父母知道儿子被开除了，相顾无言，幽幽地叹一口气说：“孩

子，你也长大了，以后路要怎么走，全看你自己了 。”骆子建鼻子一酸，别过头去。他觉得父母抚养了他和两个姐姐，很不容易。

被学校开除的冷军、骆子建、张杰，由业余混混儿晋级为职业混混儿。突然不用每天早起去学校的日子百无聊赖，冷军在好几个早晨猛然惊醒，一看钟已经过了早读时间，抓起书包就往学校冲。当他带着满脸草席印站在教室门口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。

从小老师和大人就教导我们，做人应该有理想，哪怕你不知道理想是什么东西，也要捏着小拳头替自己想一个豪迈的理想。冷军现在也有个理想，他决定将混混儿事业进行到底，当一个比赵德民还牛 B 的老大。

《东邪西毒》里欧阳峰说：“这四十多年来，总有些事你不愿再提，或是有些人你不想再见，有的人曾经对不起你……”冷军三人被学校开除后干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挨个找曾经想揍而没能揍成的人。张杰一本正经地用狗爬式书法写了张黑名单交给冷军，冷军说：“这狗头军师水平太臭了 。”

杨家三兄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也许是收音机里《杨家将》听多了，他们以为自己也是“杨家将 ”。 杨家三兄弟堵住骆子建翻兜的那年，骆子建四年级，他们初二（老大、老二频繁留级，最后三兄弟同班 ）， 冷军几个高二被开除，这三兄弟居然还在读高三。三兄弟发育得牛高马大，青春痘闪闪放光，学校一帮小混子效命麾下。

冷军三个在路上堵住杨家三兄弟的时候，张杰感觉堵住了三座黑塔。

“操！块头真大 !” 张杰仰望杨家三兄弟。

“块大，挨揍挨刀的面积也大 。” 冷军唇上叼根没滤嘴的香烟，脖上吊着帆布书包，一只手插在里边。书包里一块板砖一把菜刀。

三兄弟感觉受到了极大的挑衅与侮辱，像相扑运动员一样扑过去。骆子建一个扫堂腿，“咕咚 !” 倒下俩，冷军插在书包里的手猛地抽出，手里攥块板砖，板砖在两个大圆脑袋劈头两下，拍酥了。那边张

杰被老三扑翻了，眼见沙钵大的拳头扑面而来，张杰一把捏住老三的卵蛋，老三嗷的一声泄了劲，冷军冲过去迎面一脚踹翻老三。

“妈的，你真行！”看着得意扬扬的张杰，冷军笑骂。

冷军蹲下，拍拍杨老大被开了瓢的脑袋：“你不是牛 B 吗？还记得我兄弟不？”

冷军指指双手插兜的骆子建。鲜血披面的杨老大困惑不解，他哪里知道曾经被他欺负的小牛犊们长大了，牛 B 了。

冷军看他想不起来，一个大嘴巴响亮地抽上去：“别说我欺负你，明天下午后操场河边等你们，带上一百块钱，多喊些人来。”

第二天冷军他们三个每人脖子上挂个帆布书包，里面一块板砖、一把锃亮的菜刀。一辆自行车载着三名热血沸腾的少年，意气风发地骑到河边。

河边聚集着二十多人，手里攥着砖头，纱布包头的杨家三兄弟站在里面格外显眼。冷军把自行车往草地上一丢，吊着膀子往前走。

“军哥，行不行啊？这么多人。”张杰跟在后头有点儿犹豫。

骆子建一声不吭，紧走几步和冷军并排。

“人再多也是一帮吃草的货，一会儿砍人别犹豫，逮住一个往死里弄！”冷军声音冰冷，瞳孔里折射出无限的斗志和凶残的欲望。三人脚步急遽而去。

“等等！”人群里走出来一个青年，年龄偏大。是赖蛤蟆，杨家三兄弟喊来的，他们琢磨赖蛤蟆跟赵德民，冷军几个生蛋子见了就吓得尿裤子。

隔十几米冷军认出赖蛤蟆，嗷一声吼开始冲。赖蛤蟆一眼看清三个杀气腾腾的少年是冷军几个，转身缩进了人堆。

“打！”赖蛤蟆一声喊，二十多块砖头带着风声呼啸而来。冷军头上挨了一砖，身形顿一下，骆子建和张杰身上各挨一砖。

大部分混混儿都是色厉内荏，外强中干，用冷军的话说就是“纸老虎”，这些人真见了血就成了软脚虾。还有一类就是真正的亡命徒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